

【读书有感】

民国学人远去的背影

——读《民国风度2》

□禾刀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民国学人就像是一座座难以逾越的精神丰碑:他们淡泊名利,执着坚守;他们曾在专业学术、科学研究、经济建设、医学实践、文学创作等领域成绩斐然,为国家发展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即便是在生命最后的夕阳时期,他们依然表现出对学术研究一如既往的“贪婪”与执着;他们身上始终看不到浮华、庸俗、势利等当代人最为常见的“时代病”;他们的专业五花八门,但往往又呈现出一个共性,那就是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在哪里,他们首先是一位兢兢业业的知识人。

作为一部记录了33位诞

生、成长并求学于民国的名家、大师的书籍,《民国风度2》一书理所当然地将鲁迅、胡适、梁漱溟、杨绛这样响当当的知名学者“收入囊中”,同时还对主流舆论鲜有涉及但在行业内却贡献极大的名人着墨甚多,如侯仁之、罗哲文、梁思礼、胡佩兰等。当然,民国大师云集,仅凭薄薄一本书显然无以包容。

如果我们把目光进一步拉近回百年前的民国时代,可以发现更多令人惊叹的现象。民国时代外患内乱、国弱民穷,但就是这样,反倒孕育了大批大师级人物。大师的出现当然不是历史的偶然,毕竟大师需要教育的熏陶、

学术的历练,这其中曾给全球教育界以强烈震撼的西南联大尤其值得一提。且不说当年联大师生绝大多数由北京、天津等地靠两条腿一步步丈量而来,当时所谓的校舍,实际只是几排低矮的瓦屋。除此以外,他们还得时时提防头顶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这一切非但没有难倒师生,反倒激励他们加倍努力教学、学习。据不完全统计,西南联大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至今)154人、工程院院士12人,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物理学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近年来,当我们越来越为民国大师的铮铮风骨倍感震撼时,猛然发现,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正一个个逐渐走到人生的尽头。遥望大师们渐次远逝的背影,一个问题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民国为什么就能成为大师的摇

篮呢?

有道是,乱世出英雄,但没有人会说乱世出大师。英雄或许离不开大事件、大时代的千淘万洗与淬火重生,而一位大师的出现,首先必离不开他所受过的教育。“五四”运动后,中国教育事业面临革故鼎新的历史抉择,好在教育先驱们无一例外专注于两大方面:建设一流学校,不拘一格选拔任用人才。

与今天一些高校贪大求全、乐于大建特建截然不同,当年的高校创立者包括后来的继任者大都极目高远。当年燕京大学和协和大学在亚洲堪称一流大学,这两所大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燕京大学采用美国教会学校模式,同时结合了中国特色;协和医学院则从美国请来大批知名专家学者教学和开展学术交流。西南联大当年的教授中,相当一部分具有留学背景,许多人在国内绝对顶尖,在国际上也有较高知名度。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更是掷下金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一流

大学,必取决于一流视野。

招贤揽才方面更是不胜枚举。只有初中学历的梁漱溟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先后在中国公学、青岛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任教……

民国时代战事频仍,社会秩序混乱,但教育者大都毫不含糊。特别是当年教授群体身上的那些学术风气、士人风范以及淡泊名利、视金钱如粪土、视困难为磨刀石的风骨,在潜移默化中传递到当年的那些学生身上。所以,学子们才能不惧历史风云变幻,笑对艰难乃至痛苦,才能克服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视潜心学术或专业造诣为人生的极致乐趣。

“怀古”当然是为了“望今”。民国大师们无论在人生和事业的舞台上有过多么精彩的演出,终将阔别人生的舞台。循着他们远逝的背影,除了缅怀,我们或许当有更多思考,比如求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文化论坛】

博物馆,仅有“卖萌”是不够的

□马朝虎



前段时间,一篇题为《博物馆就不该做文创产品》的文章在朋友圈流传,引来了不同观点的碰撞。拥有9110个房间、藏品1807558件的故宫博物院,如今有7000多种文创产品。特别是近年来,一向端庄严肃的故宫博物院“萌态百出”,相继推出“朝珠耳机”、“朕就是这样汉子”折扇、“萌版龙凤”吉祥物、“戒急用忍”等系列文化创意产品。故宫文创不仅屡出“网红”,更创下了年卖10亿元的传奇。

博物馆利用自身的藏品开发衍生文创产品,是世界上博物馆的通行做法。2013年7月,台北故宫推出“朕知道了”纸胶带后,北京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也立马跟进,推出一系列“卖萌制高点”的创意产品。这类“萌萌哒”的文化产品,受到年轻时尚一族的热捧。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我们的文化产品形式粗放、内涵不深、底蕴欠缺这样一个现实,而且各地的文化旅游商品都大同小异,市场化程度很低,很难找出极具地方特色、文化特色的个性化商品,难怪有旅客会抱怨:千百个景点,都在卖一样的竹雕、一样的小木刀、一样的木梳……究其原因,在于旅游景区重经济收入、轻文化内涵,导致文化产品缺乏创新能力,无奈只能简单地照搬复制。而几大博物馆推出萌态十足的文化产品,迎合

了当下的一些时尚趣味。然而,仔细分析,这种做法也有将传统文化“娱乐化”之嫌。

当前,旅游消费存在一种盲目性,特别是在游览像博物馆这类厚重场大的场所时,旅游者往往误解了文化产品的概念,没有追求它的内涵、品位和真正的意义,看重的是依附甚至强加于它们身上的时尚元素。

就故宫博物院而言,一段时期以来,游客对它的认知以及博物院自身的定位都存在一个误区。游客把它仅仅当成一处景区“到此一游”,跟逛公园没有多大区别。而博物院淡化了自身的社会效益,以一般性的观光游览场所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其实,故宫博物院深厚的文化内涵才是它的“金名片”。这就要求管理者观念上要有更新,把作为文化载体而非旅游景点的故宫推介、展现给游客,而不

能沉迷于“钱眼”。博物馆管理者思考的最根本问题应该是旅游到底是什么,它不是简单迎合旅游者的需求、了解旅游者的预期,而是对旅游行业负有引领的责任,开发有内涵、高品位、经得起体验的文化旅游产品,使人们真正从中获益。

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区,它还是一个引领人们进行历史追寻、文化熏陶、文明洗礼、精神享受的地方。要想让收藏在故宫里的文物“活”起来,将门票经济转变成产业经济,开发创意产品确实是大胆的尝试,但如果只是依靠“卖萌”,也是远远不够的。毕竟,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文创产品销售额的突飞猛进,只代表着商业运作的成功,而不是传播历史和科学文化知识的胜利。

【观影笔记】

《将来的事》:

致没有梦想的人

□火锅

我不喜欢看吃力的电影。所谓吃力,倒不是烧脑,而是说矛盾冲突设立得过于简单粗暴。比如: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主角必须完成某项任务,如果不能,则有巨大的灾难降临。这样的电影吃力在画面纷杂、配乐汹涌澎湃,大部分时间还伴随着“最后一分钟营救”的交叉蒙太奇。你明明知道那是无聊的套路,又不得不坐在电影院里默默忍受,被粗暴的画面和声音碾过。

生活化的电影看起来要舒服一点。人们在电影里过着他们的日子,而观众像是一个没有暴露的偷窥者。他们的生活平淡自然,像河水一样汨汨流淌,而不是按照编剧教科书的指令向东或者向西,上升或者下降。生活化的电影并不是没有矛盾冲突的,但那种矛盾

冲突带给你的感觉不是巨大的焦虑和恐惧,而是生机勃勃的好奇。你非常好奇角色们会在这种冲突中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种选择带来的不只是矛盾的解决,而是某种有关生命的奇妙意味。这个意味,往往就是电影的精华。因此,我最喜爱这种电影的原因就是,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可以一直保持一种轻松的、好奇的态度。

关于看电影,我的理想就是,当我想要看电影的时候,有一打像《将来的事》这样的电影等着我。这部电影的导演是个新人,米娅·汉森-洛夫,非常容易介绍——她是张曼玉前夫阿萨亚斯的现任,很年轻,很美。

《将来的事》里的矛盾冲突,换另外的人来表现,说不

定也是强烈的。一个教哲学的中年教师娜塔莉,丈夫是同行,有两个孩子。一切顺利,只有母亲是个麻烦——母亲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她的父亲又是个混混,娜塔莉的母亲因此一辈子处在“被遗弃的焦虑”之中,几乎“无法独自度过一分钟”。娜塔莉的生活简单,照顾母亲,照顾家庭,写书。人际关系也简单,她有个年轻的男学生,是她最得意和最骄傲的,他也喜欢她。两个人无话不谈,关系好到可以共同抽一根烟。暧昧是有一点,但再深的关系,好像也没有。

娜塔莉的生活之流被沉稳地表现出来,然后不急不缓地开始了变化。先是从丈夫开始,他爱上了别的女人,搬出去住了。孩子们成年,之前就搬出去住了。曾经给她带来无穷麻烦的母亲丧失了继续“作”下去的战斗力,先是搬去养老院,然后去世了。因为不够商业化,她一直在写的系列哲学书的项目停了。曾经在她的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关系,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一个个次第消失,留下大片空白。她对她的学生说:“我的母亲去世了,我的孩子离开了,我的丈夫抛

弃了我。我找到了完全的自由,以前没有过这种经验。”然而这个经验还可以再深一点。她到学生的郊区农庄去做客,过程不能算是愉快。他们有分寸地争论了一下,他有点客气地批判了她中产阶级的保守和中庸。两人之间的思想共鸣很难再寻回。她找借口提前回到了巴黎,进了家门,打开关着母亲留给她的黑猫的笼子。

导演把镜头对准她瘦小的背影,然后结束这个场景,切换到下一个。这种干净的含蓄我特别喜欢。我对这部电影的喜爱之处实在是太多——电影中还有很多温柔的女性的细节,花、黑猫、海边的小屋、舒伯特、清新简单的民谣、忽然哭出来的女儿、公交车上看到的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丈夫,用来表现女性对失去的关系的感受——这个女导演实在是太擅长不动声色地表现“失去”了。不管是对丈夫的失去,对母亲的失去,对学生的失去,对生命中所有华彩乐章的失去,都表现得清晰、准确、优美、冷静,哀而不伤。

当然,这个片子能够有这样的水准,离不开伊莎贝尔·于佩尔的表演。有一段时间很

厌倦于佩尔,因为她的表演方式太雷同了。她就不能够换个样子走路吗?永远是仰着头,伸着脖子,窝着背,走路有点外八。但她那种完全生活化、个人化的表演又确实是非常神奇的。

说到底,我最喜欢《将来的事》的地方,在于娜塔莉接受命运的姿态。镜头对角色是有距离的,你能看到娜塔莉逐渐衰败的世界,能看到她的哀伤,但也能看到在衰败世界中的她平静而又坦然的态度。那个姿态让人感觉踏实和无畏。她母亲那种“无法独自度过一分钟”的遗传性焦虑到了她这里就终止了。她让一切衰败变得愉悦和自然。

今年所向披靡、最受欢迎的《爱乐之城》里一首特别打动人的歌,艾玛·斯通用它来打动了选角导演,走向了成功。这首歌叫做《致有梦想的人》。有梦想当然可贵,然而,没有了梦想,也能够愉悦自然地活下去,也是值得书写的。“将来的事”就是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生命中该发生的事情差不多都发生了……然而这也挺好的。

致没有梦想的人。